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七六八

澗于集二十卷（文二卷詩四卷電稿一卷譯署函稿一卷）

奏議六卷書牘六卷） 張佩綸 撰

悔庵詩存二卷 張寶森 撰

籀膏遺文二卷 孫詒讓 撰

友松吟館詩鈔十五卷 毓俊 撰

一

六二一

六七一

七三五

澗于集

豐潤于州
堂張氏琴城

光緒戊子重威與于晦若侍郎同在李文忠公天津幕府豐潤張黃齋先生自塞上來留津數年常集晦若齋中習聞緒論每有撰著輒以見示然未窺全帙也近年在滬濱先生次子仲昭侍讀既刊先生奏議詩集將以次校刊文集搜輯遺文屬為覆勘乃得卒讀焉先生之言曰近世古文皆推桐城然為眾所摹擬已成熟濫非別出徑塗不足自立又曰古文正脈當由歐曾上追漢唐各因其經術史學之淺深以為厚薄而歸本於品詣以重其言斯言也重威竊嘗誦之以為本末兼賅由先生之言觀之則平日之所養可知矣夫文必本於學學必衷諸行誠中者形外非可襲而取也詩書六藝之文微言大義垂教萬世固無論已周衰諸子各以所學著

澗于集序

書雖質之聖人有離有合然確持一義造深入微表裏充實非後代文士所及自漢以來以文名家者代不數人其畢生所學與其入精神意量無不悉見於文綜觀古人之文所以歷久不磨者皆由蘊蓄素厚故能直據胃臆深中事物之理犁然有當於人心今之學者不究本原守一先生之言拘墟不化至執筆為文曰如是而始應乎法如是而後合乎古模形飾貌亦幾近似按之則中無所有是猶數他家之珍於我無與其果有當於立言之旨乎先生負絕人之資博綜今古少更喪亂內行肫篤平生出處進退一以古人自期故其發為文章俊偉雅健剖理析事旁通曲暢務盡其意之所至至其敘述故舊瞻懷家國歎橫流之靡屆傷氣類之日孤憊

慨淋漓聲情激越有荆卿變徵越石長嘯之風所爲原本忠孝頡頑古人者蓋在於此顧先生之言論文采著於外者人皆見之獨其刻苦自力造次顛沛未嘗一日廢書屢忤於世抑塞憾頓而操行彌堅不少貶損以求合其中懷凝定實有確乎不拔之概此則淺識之士或未深知後之人即先生所言以窺其文由先生之文以推其志則英標孤詣尚可想見其人固非依傍門戶徒拾糟粕者所能望其涯際也少時兼工儷體才力贍富構思造語往往出人意表在翰苑時供奉之文多其屬草惜已散佚徧加搜訪僅得若干首附於散文之後仲炤以先集刊成屬爲之序自慚荒陋固辭不獲因推本先生之言著其爲文大旨以諗後之讀是集者昔歐陽

澗于集文序

文忠公文章爲有宋一代宗匠而其告徐無黨以勤一世盡心於文字爲戒其告吳充曰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道未足而強言愈勤而愈不至皆與先生之言相發明綴文之士可以知所本矣丙寅冬十月旣望武進陳重咸拜序

澗于集

文上目錄

張敬論

周瑜論

書史記老韓列傳後

釋牧

改字喬夫說

釋喬

讀莊子

莊子楚人攷

璿玉器解

東籬中正序

澗于集文上目錄

吳圭倉同年詩序

青草堂詩序

震軍紀略序

穀梁起廢疾補箋序

祭香吟館詩序

陳亦昭劫灰集序

龍翰臣古韻通說序

徙邊集序

光緒己丑會試錄前序

豐齋類稿序

劉祭酒廷枚詩集序

王紹蘭管子地員攷證序

矩齋時文序

顧睥民觀察吉林公牘序

陳春麓讀詩識小錄序代

樊山詩集序

十三經地理韻編今釋序

光緒甲午 恩科會試錄前序代

知白齋詩集序

南岡草堂文存序

周武壯公遺書序

洪母潘太恭人七十壽序代

陳母熊太夫人六十壽序

朱外姑馬夫人六十壽序

張母陶太恭人七十壽序

杭州郡館記代

淵靜居記

宣化鎮武成王廟記

積廬記

思補堂記

張渠生西齋圖記

祭外舅朱大理文

祭宗氏姊文

祭劉祭酒文代

祭黃布政文

祭李外姑趙伯夫人文

祭外舅李文忠公文

通議大夫安徽按察使張府君墓志銘

兩浙錢清場鹽課司大使宗君妻張恭人墓志

二姊事略

中憲大夫刑部奉天司主事王君墓志銘

奉政大夫孝廉方正趙君墓志銘

中憲大夫宣化府知府章君墓志銘

直隸大名府知府陳君恭人王氏墓志銘

中憲大夫陝西留壩廳同知陳君墓志銘

合肥張童子碑銘

資政大夫二品頂戴大理寺卿軍機處行走朱公

神道碑

居庸關道頌

漢太尉南閣祭酒許君像贊

宣化蛇腰崖治道碑

吳圭龔同年詩錄跋

吳柳堂侍御家書跋

跋吳橋范文貞公手札卷

題王蘭君同年思雲草堂文集

題龍松岑戶部所藏妙香先生臨王蓬心山水小

幅

題龍松岑戶部所藏□□先生花卉冊

題羅念庵先生所書卷子

跋邊潤民師宋拓聖教序

題顧仲瑛雪蓬圖

宗湘文觀察所藏豐潤牛鼎跋

高棠旂先生書冊跋

題湯伯述太守祭邁紀事文稿

跋黃子壽方伯病中書

南岡草堂文集跋

文上目錄

卷上目錄

四

澗于集

張敞論

文上

孝宣名臣通經術知大體者吾得一人曰張敞敞以治京兆著世徒以趙張三王稱之嗟乎豈知敞哉敞切諫昌邑顯名及孝宣心憚昌邑徙敞山陽下璽書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使敞希指要福廢王必不全而敞條奏賀居處狀其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甚煩悉使帝知賀不足忌而動其哀矜之心於是有徙封之命其後衛尉安上刺史柯屢奏賀而帝始終寬賈者敞言先入故也上全孝宣聖仁之德下解昌邑誅夷之禍敞不可及一矣霍氏之禍魏相以武庫令故因許伯上封事譏世卿蕭望之以不除用故因陳災異亦以季氏顛權為比趙廣漢心知微指因突入博陸第度索屠酤敞亦以正違忤光者及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而敞上封事頗以明詔自親其文為非策且度大司馬及技屬必有畏懼之心而欲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上果徵敞必無霍氏謀反族誅之獄屏私嫌善諫敞不可及二矣孝宣頗修武帝故事賢如劉更生猶獻淮南枕中鴻寶苑秘之方而敞上疏請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美陽得鼎有司議薦宗廟敞獨上議以為鼎細小有款識乃周襄賜大臣之器不宜薦見宗廟郡國數奏鳳皇神爵潁川尤多五鳳以之改元黃霸以之為相及敞舍鵲雀集丞相府霸以為皇天報下神雀圖議上奏敞以邊吏皆知鵲雀丞相徵信奇怪奏之抑君人者

之侈心而絕阿諛之路故封禪神仙之事不再見於孝宣之世敞不可及三矣孝宣任用法律不甚從儒術趙廣漢彊力尹翁歸威嚴皆文法吏而敞明左氏春秋通倉頡讀韓延壽蓋寬饒文學起家然不能以智自全其它以諫昌邑顯者王吉龔遂夏侯勝于定國之屬亦皆明經好學至於朝廷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無如敞者其諫膠東太后曰抑心意絕者欲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蓋慎儀止謹閨房者則其拊馬撫眉或隱諷孝宣車服之盛而以夫婦之情動上冀全霍后昭臺之命不得被以輕媼也其論嚴延年曰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不甚好殺然則其論殺絮舜蓋惡其背恩忘義傷風敗俗不得責以殘酷也至於責黃霸之好為條教

漢書文上

二

勸朱邑之薦士粹然儒者之言宰相之器也元帝初鄭朋薦敞可傳太子為蕭望之所抑噫使敞相孝宣功名必出丙魏上若其佐元傳成亦豈蕭望之張禹所可比方哉

周瑜論

有混一之才而有割據之才割據之才起於戰國極於南北朝而莫盛於漢魏之際其才後先輩出漢不能有之故剖而為三分而三國之才又相制相厄而不能以獨勝也故鼎足之勢歷百十年而始定然則割據之世無混一之才乎曰有之吾於蜀得一人焉曰前將軍於吳得一人焉曰周公瑾前將軍有其志矣而無其勢公瑾則有其志有其勢而無其年吁其難矣難者曰魏武之

才駕漢昭烈吳大帝而上之豈其不能混一者子之言亦第泥其迹耳曰是不然也曹瞞挾天子以令諸侯即能一統亦莽之間餘耳不得為才且其言曰孫策獬豸難與爭鋒生子當如孫仲謀又謂昭烈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是明明自定三分之局故一敗於赤壁而不復與吳爭荊州一敗於定軍山而不復與蜀爭漢中無他氣有所折也武侯在三國中為傑出然隆中之對已云操不可爭權可與為援而不可圖所謂成霸業興漢室者第措意於荊益之間其人以德勝而不以才勝即伐魏亦所以存蜀而已故其兵用正而不用奇若前將軍則不然一假節鉞即攻襄陽直拒吳昏不盾求援其所持者春秋大一統之義超羣絕倫武侯實心折焉而

漢書文上

三

非諛借也然威震華夏之略志雖未酬而赫赫之名千百世震之若公瑾則赤壁之後旋沒巴邱世之稱公瑾者第曰膽略兼人而已不知公瑾之才實一世奇才而駕乎三國羣賢之表何以明其然也當公瑾之世與吾爭天下者操與備耳公瑾告魯肅以先哲秘論代劉氏者必與東南已隱然有搆帝基協天符之遐想拒曹之舉張昭乞食計鄙不足論即子敬猶有借助先主之見而公瑾慨然第請三萬人已足破敵目中無操目中並無備及曹兵破走之後權方與備綢繆姻好借之荊州而公瑾以操為豹虎以備為蛟龍意在挾備以殲曹其策欲進取蜀併張魯結馬超然後還據襄陽以圖北方使天假之年備不能有蜀而操不能有襄樊則席卷鯨

吞之勢耳此其謀爲至深而其略爲至遠也公瑾忌操備之才操備亦忌公瑾之才是以操遣使說之於前而備與權密語間之於後其意以爲權雖狡詐威足以迫脅之而計足以籠絡之不去公瑾則勢將廣吳於天下而翺翔不可復制也吳雖多才魯肅失之疏呂蒙失之諸陸遜失之柔孫權以公瑾爲王佐公瑾誠王佐惜乎權之非真主才耳嗟乎伯符與公瑾實創江東其意亦欲取荊州襲許都使天老其才以與公瑾戮力中原天下事未可知也伯符二十四公瑾三十六天下則三分矣

書史記老韓列傳後

司馬遷作老韓列傳唐升老子爲列傳首小司馬議以

通鑑集覽

四

老莊尹同傳而附韓非於商君傳未皆不得還意抑老者曰老莊刻薄寡恩流於申韓故同之進韓者曰韓子有解老喻老二篇史遷以其本於黃老故同之張子曰之二說皆非也夫以老氏爲刻薄寡恩者不知老氏之指者也以韓子爲本於黃老者亦漢時法家之言非太史公意也然則何以同傳曰微矣此漢初高惠以來之學派而文景之實錄也漢自高帝不好儒約法三章而蕭何造律固法家言矣曹參繼之以膠西蓋公治黃老者爲之師其入代何也民歌之曰蕭何爲法類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戴其清淨民以甯一是爲漢初道法二家相雜之始至於文景之世宜乎定禮儀勸儒術矣而禮書則曰有司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爲

繁文飾無益於治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以專政異治之說干諫孝景孝景用其計而六國誅錯解難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然則古禮散亡二家爲之也儒林傳則曰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實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莫有進者然則儒道鬱滯二家爲之也而其時將相名臣學黃老者曹相國以下田叔則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汲黯治官理民好清靜則學黃老之言鄧公之子章以修黃老言顯於諸公聞鄭莊好士則好黃老之言至倉公禁方亦曰黃帝扁鵲之脈書王生善爲黃老言公卿大會張釋之跪爲結轅則釋之亦治黃老而公卿殆無不黃老者矣習刑名者張叔孝文時以

通鑑集覽

五

治刑名事太子鼂錯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光所韓安國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河南守吳公學於李斯斯非皆事荀卿見賈誼傳雒陽宋孟及劉禮與錯同師見鼂錯傳則吳公賈誼及宋劉亦皆習於刑名矣蓋自高惠文景四朝上之以此爲治下之以此爲學至於孝武之初魏其武安務推儒術猶以竇太后好黃老故卒下綰臧吏而車公免歸而法家之敝遂與漢終始此老韓同傳意與不明老韓同傳之意不足以讀老韓傳則亦不能讀文景本紀及文景閒諸臣列傳也以余意測之文帝兼刑名而尤深於黃老其弊也亦漸移於新垣望氣祠鼎玉珪延壽之詐術故太史公於老子傳詳其子孫而於樂毅傳詳其師弟授受若曰老子隱君子耳

修道養壽至二百餘歲則或者之說也故曰學老子者
紬儒學儒者亦紬老子也其曰悲韓非為說難而不能
自脫者為鼂錯也景帝為太子時錯與張叔在側固好
刑名矣而外戚世家謂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
子諸寶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疑刑名家自託於
黃老者始此然二家之術老深於韓而二朝之治亦文
仁於景故太史公以為老子深遠也而以文帝之仁而
為主張蒼之通而為相卒紬賈生而僅行其更定律令
之說故於文紀引孔子必世後仁勝殘去殺之言以折
中於孔子蓋惜文之囿於道法而不進於孔氏耶談遷
父子均仕孝武而談習道論於黃生故譏儒法而尊道
家遷十歲習古文故好儒且以李陵之禍尤惡刑名故

澗于集卷上

六

張湯趙禹雖更定律令別立酷吏傳詆之為刀筆吏而
其傳首先列孔子道政齊刑之言後引老子法令滋章
之說以明法令非制治之原則儒道法三家純駁淺深
史遷固瞭然矣故其自序推本周公孔子終之曰禮以
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
道義以自附於春秋之後此談遷父子所學之同異亦
文景武三世所學之同異也自班氏譏之則以為先黃
老而後六經

釋牧

牧以地得民鄭注牧州長也九州各有封域以居民也
按建其牧注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所
謂八命作牧者大宗伯八命作牧注謂侯伯有功德者

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者下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
國曰牧鄭注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為之
牧引周禮邦國建牧為證賈疏據之故曰牧以地得民
者謂畿外八州之中州別立一州牧使侯伯有功德者
為之申鄭義也魏氏校諸侯分地養民之說意亦相似
但皆詳畿外而不及王畿於義未備此乃欽定義疏
訓攷之鄭志注尚書為八伯張逸問云九州而八伯何
鄭答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伯即牧也
周禮秋官司牧土州長衆庶在其後鄭注州長鄉遂之官
知王畿之長則為鄉遂之官八州之長則為侯伯有功
德者鄭本詳之賈疏偏舉耳八命作牧注引鄭司農云
一州之牧賈疏謂先鄭一州之牧牧養也即太宰一曰

澗于集卷上

七

改字耆夫說

余幼而孤既就傳華亭君名之而字余曰繩之長仕京
師吾友仁和吳子雋南皮張孝達皆曰子直則如繩矣
而量不能納氣不能藏危道也皆更余字字不行余始
生而先大夫守嘉興咳而名之曰與興者禾興也余
以為與者禾之始而耆者農之成考禮緇衣注綸今有秩
耆夫所佩光緒乙酉月吉日良乃自字曰耆夫通父
兄之訓受朋友之規將以復吾之始而觀吾之成焉客
曰耆夫少吏也子固嘗從大夫之後矣非所以副其名

也余曰嗇哉子言嗇夫古官見於左氏筮子漢有秩嗇夫則職聽訟收賦稅者也王道始鄉漢承周泰治往往近古獄訟者天下之大命賦斂者天下之大利嗇夫與民居近而與長吏情通達冤解苛輕繇薄賦其道易易一鄉之嗇夫得其人則一鄉治十鄉之嗇夫得其人則一縣治推之郡國天下猶操端而揣末也職固不輕矣張敞在孝宣時爲名臣而本爲鄉有秩鄭康成爲漢通儒亦少爲鄉嗇夫使吾茂條教明經義以從二君之後誠薄劣矣至於體明主之恩雖亡命而笑對妻子授通人逸儒之論雖禁錮而杜門隱修亦庶幾古人之志也然則在朝在鄉吾其以張鄭爲歸乎遂書以爲字說

釋嗇

淵子集卷上

八

余既更字嗇夫居廬器物率以嗇銘乃釋之曰嗇易道也坤爲吝嗇將謂其生物不轉移哉嗇者養也嗇者愛也嗇也自養以養物自愛以愛人者也吾聞之正神明者上究下際克嗇萬物而不可厭則成鳩得一之道也嗇其大寶用新棄陳則伊尹治身之道治人事天莫若嗇則老氏長生久視之道蓋天下之不足常伏於有餘之時聖相達人因天道而留其有餘己之精神勞之而不使竭也民之財力斂之而不使聚也故於身則順性長年於國則深根固抵嗇之效也呂氏情欲篇推不嗇之弊如秋寒則冬必燠春雨則夏必旱天地不能兩以明知之當嗇晏子答叔向曰富無金藏貧不假貸謂之嗇積多不能分人謂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養謂之愛

晏子儉者稱嗇之名尚小而別嗇爲君子之道吝愛爲小人之行吾以爲知言韓非推老氏之指謂嗇則神靜和多至於戰勝敵論蓋世噫盡之矣字書或訓嗇爲嗇又訓爲慳食葛屨之詩毛氏謂刺熾嗇褊急管子亦曰用財不可以嗇嗇則費吾宅固褊急而用財能泰殆與夫家嗇力食者相反雖不能具一而霸其亦免於詩人之刺哉

讀莊子

莊子隱者也避世之人也自適其適者也既已齊死生化物我矣而其稱曰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荏宏脗子胥靡四子之賢而身不免於戮其言若重有憂者此何爲者耶又言曰越之流人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

淵子集卷上

九

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其言若重有憂者此何爲者耶吾蓋反復思之而無以易吾平屈之說也夫戰國之世士朝秦暮楚其以諫諍取禍雖放流而不去宗國者屈原一人而已莊屈皆楚宗非屈子之爲而誰爲哉則試以屈子之騷與莊子之十餘萬言屬之離之指之類之而知莊屈之同也案屈原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則離騷之作在屈子見絀之後未放之先故其亂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與哀郢之鳥飛返故鄉孤死必首邱之指若相背要之皆惓惓君國之意故莊子於則陽篇申之曰舊國舊都望之惓然雖使邱陵草

木之歸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蓋言宗國之決不可去雖為邱陵草木所蒙翳障蔽已十之九然身為宗臣決無可去之理也此亦足以解屈子之讒而明屈子之志矣夫則陽即正則也以屈子欲從彭咸則義為之彭陽莊子字子休則公閔休者即莊子也又何疑焉夫屈子之為人志潔行廉然其身事裏裏終為讒人所閒者蓋亦有故莊子述管仲之論鮑叔曰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夫以鮑叔之於齊桓猶恐以此得罪屈子哉繼之吳王之射狙顧為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子以至此極也顏不疑歸師董梧以助其色蓋莊子

濶于集文止

十

之意欲屈子助其色以悟君而解上官之讒未可知也夫屈之文莫奇於天問莊子約其指以為天運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孰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絨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為雨耶雨者為雲耶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呼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莊子之問即屈子之問也而巫咸招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天皇莊子有言周咸偏異名而同實則巫咸即莊周也斯言也不獨為天作對且足明屈子問天非怨天也乃諷君也而柳宗元之對不其贊與

屈之文莫廣於遠游莊子約其指以為知北游其言曰狂屈曰喚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即屈子所謂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今不可傳是也狂屈即屈子也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則又願屈子之相忘而惜其終不能不知也而古樂府之遠游篇則泥矣是故天問雖奇終不若天地天道之自然遠游似達終不若逍遙游之廣此莊屈之分歟且莊子有漁父屈子亦有漁父濠梁濮水見於史本傳刻意篇就數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則莊子固以漁父自居滄浪之歌取諸孺子

濶于集文止

十

所謂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蓋與莊子之言相類而四患八疵史以為詆訾孔子者若用之以諷屈子則亦足擴其忠褊之志而扶其被讒之由然則莊之孔子寓意於正平而屈之漁父即指莊子可也至屈子之騷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則莊子之書亦上溯黃帝堯舜下及管子其指之事大抵相同故洪興祖及朱子注騷類引莊書為證故余不復詳至於傳說比于子胥申狄屈所以自況莊即因而廣之者蓋比比也抑吾嘗究文章之體自三年不飛三年不鳴之隱楚莊王喻之故楚人每好為隱然丹之諷折招接與之歌鳳兮皆寓言之先聲也而莊之恣適騷之怨諱則又異趣而同源故夫調調閒閒風賦之所本也淖約

若處子神女賦之所本也任公子釣賦之所本也鯢鵬周蝶則又大言小言之所胚胎也然則宋玉景差唐勒固騷之嫡裔而亦莊之別支耳司馬子長稱莊則曰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稱屈則曰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有旨哉夫賈生初至長沙作賦以弔屈原及其賦鵬則曰其生若浮今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沉兮若不繫之舟蓋已進而得莊子達生之旨而子長之傳屈亦取於外物之言然則鮀生弔屈之說二子其知之矣

莊子楚人故

太史公曰老子老萊子楚人也余曰莊子亦楚人也亦以莊周何以言之曰莊子心乎楚者也其居濠濮則

濠濮上

三

楚地也其稱老聃見老萊子外則楚之先賢也其言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觴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者述莊王之盛明所以得姓也魯無其言肩吾問孫叔敖三令尹不榮華三去之無憂色者稱先大夫之賢以傲有位也方田子其言昭王失國屠羊說從反目說不受賞者嗟懷王之世上不任賢下多竊祿也諺其言孔子之楚見病僂丈人達孔子之楚舍於蟻邱之漿者則以聖人來游榮其鄉里且紀楚之多隱君子也其言子貢南游楚反至晉見一丈人抱甕而灌者喻己之由楚游梁而覿世之多機心也地其言孔子之楚接與歌鳳者悲聖人之道不行且自喻也人其言葉公使齊孔子告以無傳謚言者惜懷王之輕絕齊而勇士宋遺不

善將使命也人其言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者以戎伐凡伯於楚邱喻懷王之入秦見留也方田子其言楚王之為人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者傷屈原之蔽障於讒也陽至樂篇莊子之楚枕空欄腰問以將有亡國之事斧戍之誅而為此疑亦痛裏弔屈寓之微言而舜之世北人無擇自投清冷之淵湯之世卜隨自投桐水胥光負石自沈廬水則又明著汨羅之死而善為國諱也王庚桑楚篇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陸出舊說云昭景甲皆楚同宗三姓雖異論本則一崔云昭景二姓楚之所顯戴皆甲姓顯封雖非一姓同出公族喻死生同也此實勝於郭注通志氏族略莊楚莊之後楚有大儒曰莊周語雖晚出周唯同族故引楚

濠濮上

三

宗以為喻歟史記西南夷傳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將楚以爲喻歟也元姓纂原華姓莊王支威王之季從解相庸殆非能好賢者故周知幾遠引懷政不綱辟而之宋以楚人而隱宋地故其書於楚宋之郊獨詳篇中時以宋人耶人設喻及與商太宰論仁則曰南行至郢不見冥山而則陽游楚之篇復以舊國舊都望之暢然寫其思鄉復族之感莊爲楚人斯實明證史稱莊爲蒙人猶稱老爲楚苦縣屬鄆曲仁里人皆系古人以漢地班志宋人劉向別錄曰宋之蒙人殆以莊終於蒙故宋之然傳道家之言者徐氏臨淮人甥子楚人長廬子楚人鵲冠子楚人曹羽楚人知老莊皆楚學矣越世家楚莊生家負郭拔葵藿到門居甚貧楚王素信之而楚

策有莊辛者設蜻蛉黃雀之言以悟襄王與莊子游雕陵之樊螳螂異鵲之言相似驢陵見豈其周之族裔耶何楚莊氏之多賢也劉向新序義勇篇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往及公門刺顯

瑋玉器解

說文瑋玉器也以玉鬲聲讀若淑小徐謂爾雅璋大八寸謂之琬說文有琬無琬宜同也段氏桂氏治說文郝氏治爾雅翕然從之余竊疑其不類瑋果為璋大八寸之琬則其字當次於璋篆之後何以與瑋玉器也相屬案說文器部器皿也象器之口大所以守之木部械一曰有威為器無威為械金部鍾鍾酒器鍾鎬鍾鎬溫器鎬煎膠器缶部匋匋瓦器匚部匱飯器匱匱田

《漢書集注》

古

器匱匱古器由部春舛蒲器竹部簣簣竹器簣黍稷方器簣黍稷圖器籠與土器簣宗廟盛肉竹器笾食馬器皆舉其中空受物者釋之為器瑋為大璋豈能空中盛物依許君例必不以玉器為訓且以瑋為琬其所以從瑋之故亦不可解攷酉部醕獻主人進客也以酉為聲詩禮言醕者不可悉數詩節南山如相醕矣箋云如賓主飲酒相醕酢也楚茨獻醕交錯箋云始主人酌賓為獻賓既酌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醕鄉射禮主人坐取解於篚以降注曰將酬賓又云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解酬之注曰酬勸酒鄉飲酒禮主人實解酬賓注曰酬勸酒也酬之言周忠信為周竊謂其禮文則曰醕其獻酬之爵則曰瑋兩字並以壽得聲得義後世上壽之

禮本此或疑儀禮用解不用玉證之周禮太宰職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鄭注玉爵王禮諸侯之王爵則天子醕諸侯用玉爵之一證禮器疏璜爵鄭注天子醕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孔穎達以璜璜非爵名而考古圖實有璜璜爵是天子醕諸侯諸侯相酬並用玉爵之二證周禮內宰后裸獻則贊璜爵鄭注璜爵尸卒食王既醕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璜為飾是王后獻尸亦用玉爵之三證如詩賓之初筵舉醕逸逸疑當作璜形弓酌言醕之則當作璜今三家詩均亡毛傳均假醕為之耳讀若淑之淑亦字誤匡謬正俗壽北人讀若受南人讀若授疑淑乃受之誤孫愐以為殊六切非也璜亦酒器我姑酌彼金罍謂人君黃金罍者毛公

《漢書集注》

主

說木部以之故曰樛樛目酒尊以為天子以玉諸侯大夫以金士以梓者韓詩說五經異義及王部從之璜即詩之疊木部之樛也說文並收璜樛益足為璜酬兩義互證之據明堂位爵用玉璜仍雕說文無璜字酉部醕爵也明乎璜之為醕則璜之為璜爵審矣

東籬中正序

東籬中正一卷吳許舍人先德鳬舟贈君所著也君中年卜居池上村藝菊數畝擇細葉二十七種異域種一十三種為之評贊其友沈欽韓為池上菊賦張之與明眉承燧東籬集並附卷末自劉蒙諸菊以後世盛稱史志道范致能二譜史范際宋南渡之世所載種卉專志一隅苦於偏狹然至是藝菊之術尚於江南國初陸

秋昭種菊桂溪王石谷爲繪圖以傳秋昭因著執菊志並題詞刻之可謂盛矣君生乾嘉間當南巡盛典之後吳中民物殷阜庶草蕃騰士大夫家於春秋佳日爭致奇花異卉以矜夸坐客鄧尉之梅天平山之桂拙政園之山茶往往見於名人歌詠而光福徐氏之菊亦並著焉以君歷十四年之久彙吳越之佳種所目接而手疏者奚翅千百使夸多取足所譜當視史范爲繁而博收約取品第卒止於斯吁何慎也抑余觀君所論述於虛名之士暴貴之徒斤斤不少假而終以士不遇爲悲然則君雖自放於農圃之間蓋有所託焉非夫郭璞之草木贊陸機之草木疏比也咸同之際蘇州淪於賊者五年余嘗游焉臺榭鬱荒林木獮薶蓋江左之菁華幾竭矣而所謂池上草堂者獨無恙舍人復能抱其遺書重錄之京師以永其傳如君之澹定雅尚有子宜哉舍人名賡颺一名玉璩與余善余故得推本君之微愔而爲之序

吳圭盒同年詩序

孔子論詩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旨哉言乎歷千百歲屈得之而騷杜得之而史烏庠微矣同年生吳君天性忠孝人也同治初以刑曹參湘陰公軍事調護諸將能得人死力有大利害與湘陰侃侃爭必得當乃止所面折皆天下計追賊至洛河中夜念母橫刀馬上長揖別去當是時隴事亟湘陰移師而西累書迫就道君心王室不欲爲外諸侯用復計親老憚遠涉盡棄前所積勲

階用高等入詞館余始識君玉堂中敘生平恨相得晚潛察其性情知其必能詩且知其詩之必有異也兩人者久益相習每酒酣耳熱感激時會論事輒燭見跋不止或往往泣下既君使蜀旋發舊篋舉所爲圭盒詩示余所志在杜而流音抗節閒吐敘於正則論者稱君客湘久受詩法於道州何先生所引分多楚材芷於沅蘭於澧曉巢而神胞之又銜天子命聚蜀人士而盡覽其奇作徑嚙豕浮峽江窮極岷峨夔巫山川倣詭狀凡屈杜所游曠皆身焉跡焉固宜其類余曰非也文者情之瀾耳屈與杜也詎文之足壽耶莽大夫之瑰璋巨麗擬騷則爲罪人樊南生平心手撫者無乎非杜然僅僅得其似焉無他性情異也三百篇中南陔華黍諸詩或

湖集文上

有聲而無辭則聖人錄之逐臣棄子勞人思婦各道其所望慕而其詩乃不可磨滅蔚然爲風騷之祖而資讀史者之助焉沉得其性情而又深之以閱歷益以師友之淵源者乎吳君其無患詩之不壽矣雖然彼屈原杜甫者皆不得志於世牢愁悒鬱抑塞坎軻始舉其孤忠奇孝之性一寓之於歌行名屈杜爲詩人則世爲之也然則君亦惟自篤其忠孝以副我孔子由邇及遠之旨其母徒以詩不朽哉

青草堂詩序

或告余曰君之鄉有詩人焉且吏且隱隱於貌而豐於才蹤迹徧東南著作侈侈隆富乃似乾嘉間人詢姓氏則趙菁衫司馬也綸心焉嚮之他日菁衫就余邸舍長

揖入坐。妮道：「餓渴其敬愛余一若余之敬愛青衫綸東西南北人也。與青衫接乃得識吾邑山水道里與夫文獻之興替。於是恨相得晚。青衫之言曰：『吾邑大縣也。子弟固多才。』雖然人爲學。闢爲師。村落遼僻。能自振者蓋希矣。而其所尤拙者。乃在詩下。及試律。往往不中。有司程度嘗發憤。思起青育而鍼之。會其門人延孝廉盡哀所作。梁焉將歸。以貽里人。而屬余一言。余乃歎青衫之心良苦也。先大夫嘗言：『吾邑谷倉事董江州以文章名海內。髻珠衣寶必有英絕振之者。』青衫殆其人歟。區區試律。麟半趾。蚪片甲耳。」

震軍紀略序

代

國朝龍興以索倫滿洲兵威天下。平準回平金川。猶然

震軍紀略序

代

其用鄉勇自平川陝教匪始。至粵捻之亂。而鄉勇戰蹟益著。迄於今不衰。川陝之役。帥鄉勇立功名者。推蜀人羅壯勇。公粵捻之役。湘淮兩軍。踵起名將。林立而其百戰百勝。自成一隊者。尤推蜀人鮑君春。運蜀固多將材哉。然川陝之役。賊蹤所至。不過五省。軍數不過十萬。其用兵不過七年。粵捻縱橫十六省。僭竊十三年。兩軍相搏。所驅役動以數十萬計。鮑君自廣西應募。大小更數百戰。洊爲胡文忠曾文正兩公所知言之於朝。卒平悍賊。獻職告成。君遂管軍符執。穀璧爲天子虎臣。其勲名遭際。蓋視羅壯勇爲尤盛也。余以同治乙丑仲冬參預機務。越月而君有嘉應之捷。於是東南肅清。移其軍剿捻。踰年而君謝病歸。遂未得與君相見。其後監修

方略觀曾胡二公奏疏。敘君臨戰。號勇之狀。意必暗惡叱咤。力足裂犀兕之革。而曳九牛之尾。及余庚辰釋服。再典樞密。會有防海之役。特詔起君於家。即拜湖南提督。君聞命亟赴。乃得一執手於朝堂。則固恂恂然儒將也。君言官守。備時。胡公更其字春霆。以震名。軍不忘胡公也。嘗欲推爵讓胡公。以章其以人事君之美事。雖不果。然君之拳拳知己。識地過人。宜乎勲業爛然。出中興諸將之右矣。余以時艱。方亟謂君久歷兵事。豈嘗有所述作。如戚少保紀效諸書。足以留貽後來者。君唯唯謙不敢承。而他日君之鄉人陳大令昌以震軍紀略示余。宋膝達道嘗爲孫威敏征南錄。專表沔功。藍鹿洲居藍廷珍幕中。因作平臺紀略。大令所紀上輯方

澗于集

九

略下。采曾胡二公奏議。年經事緯。敘次頗不蕪雜。亦君之達道。鹿洲矣。雖然。余微惜大令之成書過早。而益堅君勇退之懷也。方今時局艱危。聖人宵旰徵召老成。勤思將帥。殆無虛日。昔馬伏波年六十。猶據鞍顧盼。以示可用。陶桓公鎮廣州。以西北未平。輒朝夕運甓勵志。勤力君之齒。猶未也。報國之志。宜視前人而亟然。則盱衡世事。此豈吾輩銘鐘刻石時哉。大令旣游余門。其以余言致之鮑君。安知時會所遭。不如明馬端肅之有三記。國初固山貝子之有功蹟諸錄乎。抑余聞當剿粵逆時。軍中賊中咸稱多鮑震軍有紀。而多忠勇殉節陝西其戰事自國史外。遂無有搜輯傳之者。吁。可慨也。

穀梁起癰疾補箋序

穀梁癰疾漢何休撰鄭康成釋後漢書儒林傳休善麻算與其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癰疾鄭君傳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癰疾鄭君乃發墨守鍼膏肓起癰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隋書舊唐書經籍志均作穀梁癰疾三卷與墨守膏肓並著錄崇文書目僅存膏肓九卷陳振孫膏肓解題謂三書今多不存惟范甯穀梁集解載休之說而鄭君釋之當是所謂起癰疾者是直齋已不見此書今四庫總目三書各為一卷乃山西巡撫朱珪采進本起癰疾凡四十條即據集解及穀梁禮記兩疏所引外書有盧文昭

穀梁集解

序

莊述祖劉逢祿孫馮翼黃奭吳省欽諸本編次小有異同詳略大要皆本史館原輯蓋漢義叢殘廬有存者矣佩綸涉獵不醢夙未受春秋師法而性好左氏亦未嘗持穀梁義謫居多暇閒究遺經既因臧先生琳之言輯劉子政穀梁說以補武子所略而子政嘗受公羊據六兼說左氏五班氏但言其詔受穀梁蓋失之疏後漢書儒林傳治穀梁者無聞隋志有段肅注穀梁傳十卷經兵戶錄作惠氏棟以為即班固集之段肅後漢四卷十二卷是左氏公羊及緯書引穀梁者惟第五倫尚書郎樊準及宦者呂強耳賈侍中兼通穀梁五家之說閒引穀梁以解左氏而穀梁無專書左氏膏肓服子春尚有釋病而

癰疾則未之及豈非東京之世穀梁師說已微其存什一於千百者惟略見於許君五經異義及此書而已劭公之旨雖云本之李育然育不引圖讖以難左氏劭公據讖駁傳實與育違其孰為羊弼之說今亦無從分折鄭釋則義據通深約分三例申本傳之義擘肌分理比事亭疑此正例也何氏好公羊鄭君亦明公羊就公羊以起穀梁不執門戶同異之見此別例也何氏篤信絳鄭君亦篤信絳緯據緯書以難何氏批卻導覈無待煩言此又別例也劭公稱其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實以公羊及讖緯乃何氏獨得之秘而康成已有升堂簪截持矛陷盾之奇是以莫逆於心相視而笑矣夫穀梁之學自瑕邱江公訥口絀於董生其後魯榮廣高才捷

穀梁集解

序

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亦會宣帝欲興穀梁元康石渠之論蕭望之等十一人以經誼對多從穀梁是為穀梁之初起賈逵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建武初陳元始謂穀梁與公羊並有始於與左氏廢罷白虎通論雖閒取穀梁而劭公復作書廢之得鄭君之釋然後義例大明是為穀梁之再起觀劭公歷舉病應幾如越人之洞見五藏痼結而疾不可為及鄭君論精微理是非說之以要言妙道可無藥石鍼刺灸療而穀梁固恣然汗出霍然病已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厥功偉矣其時黨禁未解二君年德相若遭遇相同錮處蟄居猶修經業故鄭君之釋視駁許叔重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詞氣獨為